

立华去照顾在东征中负伤的瞿恩



江奇涛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1925年,杨立仁行刺北洋政府要员的计划因弟弟杨立青的顽皮而失败,生来性格相冲的兄弟俩先后背井离乡前往广州找寻各自的前途。兄弟俩在“四一二”后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阵营,隔阂日渐加深……

历史的进程见证了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,历史的选择印证了殊死较量的胜负成败,历史的发展期待着血浓于水的民族统一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在会议召开之前,廖仲恺被人刺杀了。立华目睹了这一切,她一时没反应过来。事后,蒋介石以最快的速度成立了“三人特别委员会”调查廖仲恺被刺案。董建昌告诉立华,千万不要出庭作证,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。

热门影视

董建昌选了杨立青参加东征

广州城又吹响革命的号角,一排排革命军的队列穿街而过,路边的广播喇叭下,驻足聚集了大群广州市民,他们认真而兴奋地听着:“现在播送国民政府今天发布的《告东征将士宣言》:同志们!今年二三月间,你们很英勇地把反革命的军阀陈炯明、林虎等打败了,现国民政府又要国民革命军到东江去打一只帝国主义的走狗。这一次的东江战争,必是最后一次,必须把敌人完全扑灭,才不至于死灰复燃……”

东征的消息在军官生中传开了,身为军人,如能亲临战争,将是何等荣耀。第四军参谋长董建昌在区长队长的陪同下,来学校挑选参战的军官生,其实他心里早有人选了。他选了范希亮,谢雨时和杨立青。

瞿恩她们妇女部组成了“广州妇女支援东征军捐助站”,立华和瞿恩在接受妇女界捐来的物资,忙碌中,立华向瞿恩打听瞿恩晚上回不回家,她想让瞿恩给立青带封信。瞿恩却觉得,立华这么说只是借口,她不希望立华能和哥哥好好谈谈,作为旁观者,这两个人的心思,瞿恩多少能察觉到。

瞿恩说,她哥被派到党军一师四团做党代表。“你哥去做党代表?”立华好惊讶。瞿恩说:“蒋介石点名让我哥去加强政治组织,四团是东征惠州的主攻团。”

立华一下子怔住了。瞿恩好像想到什么:“信呢?我替你转给他。”立华有些失落:“算

了!”瞿恩:“要带信就赶紧给我,我哥后天凌晨开拔。”立华:“真的不用了,替我祝福你哥!”瞿恩一怔:“搞不懂,你俩是怎么回事。”

立华照顾负伤的瞿恩

立华在办公室分类文件,瞿霞从外走入。立华问:“又到你们共产支部开会去了?”瞿霞没理她,忙自己的事,心情似乎不太好。立华没察觉,继续问:“全粤妇女慰问东征军代表团明天出发,你不给瞿恩捎点东西去?”瞿霞忍不住一阵抽泣。

“不是,总得有个……不是你哥出事了吧?”立华预感到什么。瞿霞一下子哭出声来了,立华惊愕了。立华拽住瞿霞的胳膊:“什么时候的消息?瞿霞,你说说话,你告诉我,他究竟怎么了?你说呀!”瞿霞:“伤兵专列早晨运回来的,在百子路公立医院……”

立华疯狂地奔在去往百子路公立医院的路上,她恨不得可以飞过去,立马见到瞿恩。终于赶到医院,找到病房,她很不忍心地朝里看去,怔住了。

瞿母在床前替瞿恩拭洗身体上的血污泥垢,瞿恩赤身裸体俯卧在床上,右腿、额头、肩膀缠满了渗血的绷带。侧脸的瞿恩显然在剧痛发作中,情绪狂躁,目光失神,口中时而高喊:“你在吗?妈!你替我看看,看着……别让他们锯我的腿……别让他们……我不能没有腿,不能没有……”一阵剧痛,瞿恩又昏过去了。立华走了进去。

瞿恩从昏睡中睁开眼,发

现立华趴在旁边,他无限柔情地摸着立华的头发,立华正在打盹,她惊醒了:“你醒了?”说着,立即查看床头的输液瓶。瞿恩说:“嗯,什么时间了?”立华说:“什么时间,你都昏睡了三天了,你妈撑不住了,回去睡了,我代她替你看这条腿,你试试,还在不在?”瞿恩脸上泛出笑意:“我妈怕我少了条腿,找不上媳妇。”

瞿恩还不知道,瞿霞从苏俄顾问那边找到一种消炎输液,医生同意不截肢,但消炎后仍需正骨。这么一来,瞿母和瞿霞就都不用担心瞿恩以后找不到媳妇啦。

瞿恩脸上阵别扭,忍不住说道:“你能不能让护士来一下?”立华:“干吗?是要小便?”瞿恩点点头。立华起身取便壶:“输着液呢,尿就多!”瞿恩急忙摆手:“不不不……这不好……”

“有什么不好,还那么封建,都接过好几次了!”立华欲掀被子,被瞿恩死死按住。

“你的手还很有力呢,那你自己来,我替你端着。我不看!”立华将便壶放进被单下,摆正姿势。

“现在看你,倒真像个男孩,一点也不像个共产党教官了。”传来了液体的潺潺之声,瞿恩一脸难堪。立华继续说:“你也真是,死都不怕,还怕男女授受不亲。”她拿着便壶出门去了。

瞿恩睁眼在看天花板。不一会儿,立华带着洗净的用具进门来,放置好。瞿恩问:“立华,你还记得我们头一次是怎么见面的?”立华叹口气:“别

提了,你那时刚从欧洲回来,完全一副职业革命者的派头,哪里还把我们这些学校的小丫头看在眼里。”瞿恩笑笑:“你们那时是组织了一个交换书报的团体吧,让我去听听读书体会。”立华:“那时广州的学生谁能请得动你?我们跑到你家,先哄好了你们家老太太,老太太说话了,你才勉强过来看一眼。”瞿恩:“我那时也是太忙。”

立华:“你到了我们宿舍,什么也不听,先检查我们都看些什么书。”瞿恩:“是吗?我都不记得了。”立华:“你看了我们的交换书目,笑指:‘还有老庄列三书,此书的主人是谁?’我说,是我。并解释说,此书为世德堂六子全书本,版本最好。你奇怪地看着我,说,读这种书,先要穿上长袍马褂,如果有必要,还得添顶瓜皮帽。惹得我的同学大笑。”瞿恩:“我真那么刻薄吗?”立华:“你以为呢?我当时就想,这人怎么这样?”

瞿恩:“我记得,我那天对你们说,不要读死书,要学会读社会。”立华:“你太傲慢了,甚至专横,颐指气使,让人很难接近。”瞿恩:“是吗?我真不知道你是那么看我。”立华:“后来我到了妇女部,你妹妹也在那儿,她领我去你们家。我这才发现,其实你是个透明的人。”瞿恩:“你看,还是你误解了吧,其实,我对你的头一眼印象非常深,你太漂亮了,像一把利刃,摸上去会割破手的。”立华一怔。

楚材认为立仁太天真

一场血雨腥风,立仁又回

到广州,坐在轿车的他,再次看到广州的繁华,不禁感慨,真是恍若隔世,突然很不习惯眼前的繁华,满脑子还是战场上的枪林弹雨。

坐在旁边的楚材嘲笑他:“你呀,骨子里还是书生,瞧你这一路感叹,好像在碱水里泡过三回,开水里煮过三回,血水里又涮过三回。”

立仁叹息:“难道不是吗?校长不也这么感慨,不是陈唐背着他脱险,恐怕……”楚材严肃地说:“不要再提此事,不要再替共产党宣传了。”立仁说:“不是,人家的确打得好,惠州要塞是人家替你拿下来的,二十七名共产党的代表参加敢死队,二十一人阵亡,六人负伤……”楚材疑惑地看着立仁:“连你都这么说,长此以往,不出一两年,共产党就可以替代国民党了。”立仁不解:“怎么会呢?”楚材说:“怎么会呢?你我要能跟上校长的思想。”

立仁更不解了:“校长的思想,什么思想?难道国共不再握手了?”楚材说:“握手当然还得要握,但得提防,如今,共产党的手已经足以捏碎我们的手腕了,知道不知道?”

立仁诧异。楚材说:“校长让我们提前回广州,就是要我们掌控局面,黄埔的共产党一天天在壮大。”两人一阵沉默。立仁说:“只是可惜了陈唐、瞿恩、蒋先云那样的人才。”楚材说:“又感叹了!我对你说,我已对黄埔的孙文学会做了布置,有好戏看。搞政治可不能光会感叹!”轿车飞驰而去。

一段关于黎志坚的淫秽录像在老白党胡同被播放



刘国民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本书写了一场拆迁纠纷,一幅拆迁底层影像,一件拆迁命案,一个替夫申冤的东北烈女,一副为民请命的新闻铁肩,一场房产大鳄和传媒精英的博弈,一个城市繁荣的原罪基石,一次社会向前的惨烈阵痛。演绎了一场钉子户和拆迁办的连环较量,揭露了新闻界与地产界的双重厚幕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黎志坚看了韦洋阳给他的录像,看完后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些他收集到的证据,他打电话给陶检察官,陶检察官让他稍安勿躁。黎志坚来到贺小贺家,两个人都不知道说些什么,于是贺小贺提议去余建设的墓地,她想好好哭一场。在余建设的坟前,黎志坚问余建设在天之灵能否劝说贺小贺放弃复仇。

现实社会

骚乱不断

贺小贺尽管已经声嘶力竭,但似乎仍然怕人们听不到,于是向人们靠近,她和萌萌已移动到主席台边缘。她的讲演已经脱离了讲稿,随着激情即发挥下去。而激情是很难把握的东西,谁敢保证愈演愈烈的激情不会把她和萌萌推下主席台?他给贺小贺打电话。

然而贺小贺没有接电话,她的脚尖已经探出主席台边缘,她抱着的萌萌已然悬空。她说:我们家三口人,建设,我,萌萌,还有只能算半个人的芽芽,而现在死了一口半。我不需要大家为建设出钱,也不需要大家为他卖命,我只请大家把手合起来,把眼睛闭上一半,在心里为他祈祷:上天啊,下一场雪吧!南方的六月比东北的六月热,但黛娥的天都为黛娥下了一场雪,余建设的天为什么不能为余建设下雪?难道余建设的天不是天?

这之后她进入一种虚脱状态。虚幻状态中她的手没有力气,话筒从她手中掉下去。捡起话筒之后,她从虚幻状态进入绝望状态,她开始哭。她说:建设的邻居大爷大娘们、建设的朋友哥哥兄弟们,我贺小贺已然走投无路,看来只有建设那里可以投奔了。我以我自己的名义和余建设的名义请求大家:萌萌才三岁半,三岁半的孩子还不记事,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死告诉她,千万不要让她给我们复仇,她的童年已经十分悲惨,不能再让她怀着仇恨长大。

这之后她哑了,身体开始晃。海查干人重新登上墙头,他们喊:没听够,往下说呀!不说话你就往下跳!

贺小贺的女友们喊:下来!傻呀你?

艳姣张开手臂大喊:跳就跳我怀里!

黎志坚给汪革新打电话,通了。“操你妈的汪革新!”他说:把贺小贺和萌萌拉下来。汪革新说:你骂谁?黎志坚说:骂的就是你,姓汪的,那母女死一个,我送你上法庭!这之后他奔向主席台。他一边跑一边给贺小贺打电话。贺小贺接电话了,她说:谁?蓝颜铁肩!他说:下来小贺,把萌萌交给肖庆芸,把你交给我。

贺小贺开始向四处看,同时后退了一步。这时汪革新过来,拿过贺小贺手中的话筒,把母女俩送上主席台,然后他宣布进行追悼活动下一项:一公里游行志哀。队伍经过小二楼,意外再次发生。

藏獒忠贞从小二楼的某个窗口跳下来,横在游行队伍前面。忠贞显然不是海查干人有意放出来的,它对哀乐产生了特殊反应,挣脱束缚跑了出来,它脖子上还有一节三五米长的铁链。它对贺小贺和萌萌身上的孝布也有特殊反应,扑上去就咬,贺小贺和萌萌同时被拽倒。

萌萌还有艳姣她们拼命地大叫。三叉戟上的海查干人没心没肺,他们不但不替忠贞道歉反而猖狂大笑。钉子户们轰然向前,无数砖头投进分指挥部。挨了几块砖头之后,忠贞开始焦躁。显然,除了梁洪涛没有谁能控制它,它拖着铁链在人群中跑,所向无敌,不断有人被撞倒或被铁链别倒。这时候响了一枪。

苏所长站到一辆三叉戟上,向警员们下达了三个命令:一、凡是发现手臂上纹着忍字的海查干人,立即就地抓捕,忍者帮已被网上通缉,抓捕行动按追逃工作惯例执行。二、对现场进行录像取证,发现持械参与打斗的外来务工者,一

律取缔在本辖区的暂住资格。三、现场击毙的藏獒为无证大型散养犬只,该犬只的监护人不迟于明天上午到派出所缴纳罚款。

铁肩我爱你

更大的骚乱来自外部。数以千计的二期拆迁户们已然集结起来,加上看热闹的人,七十二路到察哈尔街坡路上的人数累累巨万。他们有组织地把队伍向下压,一层一层地,把参加追悼的人们、警察、海查干人统统堵死。完成围堵之后,二期拆迁户中跳出一个拿半导体喇叭的人,不负责任地乱喊:海查干人杀人啦!围观群众愤怒了,他们向会场里扔砖头,拼命向里面挤,高呼:滚回去,海查干人滚回海查干去!

苏所长看到了黎志坚。他和他的部下像拉拉队一样大叫:说几句铁肩,铁肩说几句!黎志坚正好在房顶上。主席台上一名管理音响的钉子户对着话筒说,下面请铁肩记者讲话。然后把话筒向他递过来。

无路可退,不能不说几句了。他说:老白党胡同的乡亲们,海查干公司的员工们,我从一个新闻人的角度,奉劝你们收敛情绪,拆迁户们回到你们临时的家庭里去;拆迁公司的员工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。

他说:海查干拆迁公司的员工们,我是你们的同乡,我的血液里也有倭肯河的水。至于你们在塞城或是在其它城市表现出来的异端之举,我理解,这情形就像水鸟,落在城市里你们不得不吃垃圾,可是回到故乡,你们依然要以食水草为生。水草不仅仅是你们的食物,而且是你们的基因!因众多而普通,因忍耐而善良,水草赋予的本性你们无可改变。你们把你

们的青春和汗水留在了塞北市,如果说破坏也是一种建设,那么你们就是建设塞城首屈一指的功臣。但是,留下青春和汗水的同时,再留下一点好印象好不好?

他说:下面要对拆迁户们说几句话了。把你们对抗野蛮拆迁的冲动与违法,变成理智的投诉、变成法律程序下的逐级上诉。朋友们,冤冤相报的结果从来都是两败俱伤。另外,请不要忽视舆论的力量,请你们把抗拒野蛮拆迁的任务交给我,不久的将来,我将推出惊世骇俗的铁肩震撼版!把余建设命案的调查权力也交给我,我有能力、有证据澄清事实。余建设的天虽然不能为余建设下一场六月雪,但余建设的天只有污点而没有黑洞,余建设的天也容不得恃强凌弱杀生害命颠倒黑白!

人群中响起喊声和掌声,山呼海啸!

所有从黎志坚面前走过的人都向他摆手打招呼:铁肩,铁肩!这中间有几个女人喊:铁肩我爱你!

一段淫秽录像

忍者帮的报复随之升级。老白党胡同竖立公示牌的地方,近日又竖立了一排巨幅广告,安装了大屏幕,做楼盘广告的同时,展示新建集团的业绩。业绩展示图片更新了,在醒目的位置上出现了黎志坚和梁洪烈在嘉年华碰杯的巨幅照片。大屏幕上反复播放黎志坚收受新建集团五百元红包的录像片段,同时打出字幕:品牌记者与本集团联手兴业。傍晚,大屏幕上突然播出了一段淫秽录像:黎志坚和贺小贺交际舞、热吻、上床。淫秽录像的长度为五分钟,晚九时至十二时之间,在大屏幕上反复

插播了四次。

接到读者电话后,黎志坚现场观看并将这一段录像录制下来。先前他有些紧张,以为他和贺小贺在拖轮街的事情被海查干人偷拍了,但对录像反复观看后,排除了这个担忧,在拖轮街他和贺小贺功败垂成,而录像中贺小贺和一个男人完成了整个做爱过程。录像中的男人是余建设。他和余建设的身材面目相同,区别只在气质上,然而,录像中的余建设全裸、背景模糊、没有面部特写,因此观赏者很难把他和余建设做气质上的区别,更何况,这一段淫秽录像插播在他收受红包的录像中间。

一夜无眠,清晨他给贺小贺打电话,不通,他开车去拖轮街找她。在斯大林江畔公园,他看到了程启前。他向程启前检讨,把慷慨激昂的演讲检讨为一时冲动。

老白党胡同事件自始至终有午报记者在场,所以程启前对情况有一个大体上的了解。对黎志坚的表现他未做批评,反而安慰:稳定群众情绪,制止暴乱发生,以一个新闻人的角度直抒胸臆,黎首席,你在一个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。安慰之后是规劝:不要在公众面前自称可以代表午报,我都能,你更不能。铁肩震撼版不要再提了。他传达了午报高层对黎志坚的紧急安排:离开记者岗位,到北京去,在午报驻京记者站工作一年。显然,这是对黎志坚的一个保护性措施。他说:高层对你的承诺不改变,一年后你仍然去社会部,仍然任副主任或主任。

黎志坚说:去北京太突然,让我想想好不好?程启前说:不好!再犹豫,让你去海查干记者站。黎志坚说:我不回来了,在北京跑一辈子广告。程启前说:不行,一年后你必须回来给我做新闻。